

“五水共治”系列漫谈之一

治水,先要治错误的发展观

吴志明

水是生命之源,吃饭刷牙洗脸游泳灌溉……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水;水也可能成为烦恼之源,黑河臭河垃圾河,内涝洪水泥石流……经常让我们胆战心惊。浙江作出“五水共治”重大决策,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水的问题,让水折射出应有的美丽,又不成为生活之害,让我们的江南水乡真正因水而美,因水而宜居。

善治国者,必善治水。治水与治国密不可分,治水就是治国,治国就必须治水。远到传说中的大禹,近至以开创“康乾盛世”著名的康熙皇帝,历代有作为的治国者均重视治水,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史,可以说是一部除水害、兴水利的治水史。这些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也始终把水利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位置。

治水,是深化改革科学发展,也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符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落实整改的要求;治水,是亲水、爱水、节水,折射出现代文明观和公民意识;治水,关乎人与水的和谐,关乎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治水,可以避免“青山依旧、绿水不再”的困境,可以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五水共治”,五位一体,如果比喻成一只手掌的五个手指头,治污水就是大拇指工程,是重中之重。“五水共治,治污先行”,一方面,老百姓对污水感观最直接,体会最深切,也最深恶痛绝;另一方面,治污水,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最能带动全局。治好了污水,顺民意得民心,取信于民服务于民。

治水,先要治错误的发展观。“今天的

绿水青山,就是明天的金山银山”,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如今已成社会共识,但因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要真正付诸实践,却不是那么容易。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决定了什么样的水体水质。要科学发展,发展经济就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不能片面追求“快”而忽视“好”,否则,“治水”就会变成“水治”,只说不做,为了追求GDP,对一些违法违规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鞭子高举轻轻落下,甚至视而不见予以默许。

治水,是民意所在。“五水共治”,既是响应中央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跟老百姓的想法一致、利益一致。经济发展了,家乡不再美丽,即使衣食丰足,老百姓也会强烈不满,幸福感会大打折扣。这样的GDP,就会变成老百姓嘴里的“鸡的

屁”,宁愿不要。

“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真正的发展,不是为了发展而不计代价去发展,而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尊重老百姓利益诉求上的进步。包括治水在内的保护环境之举,就是老百姓最大的利益诉求之一。

“我们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不是说向老天爷宣战,而是要向我们自身粗放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宣战”,向大自然开战,老百姓只会遭殃,事后还得用巨大的代价来补偿,这样的惨痛教训已然不少,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五水共治”,就是向“粗放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宣战”。用扎实的行动落实“五水共治”,才能见成效得实惠,让水更清家乡更美,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幸福。

热点
聚焦

安全岛无以承受之重源于责任错位

●直言无忌

3月16日,在试点近50天之际,广州市宣布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

暂停主要原因是短时间内接收弃婴数量已经超出了福利院承受的极限,总共有262名婴儿被遗弃在岛上,需要暂停试点进行总结,并做好已接收婴儿的防疫、分流等工作,条件成熟时再适时重开,重新启用时间另行公告。

(3月17日《广州日报》)



新华社发

这样的情况恐怕是管理部门所未能想到的,毕竟婴儿安全岛并非国内首创而属于舶来品。然而人家运行自如的模式,何以到了国内却成了无以承受之重?这样的反差确实值得反思。原本以为,婴儿安全岛可以给弃婴提供政策性的保障,使他们免受被伤害的恐惧。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困局,还在于出现了责任的错位与走偏。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父母都有抚养孩子的法定义务,抛弃和遗弃婴儿、儿童,轻则属于违法,重则属于犯罪,会以“遗弃罪”之类的罪名定性并追究责任。实际上,设立婴儿安全岛不是让政府承担抚养责任,也不是鼓励家长采取遗弃行为,而是提供一个避免恶意遗弃、造成伤害的场地,给孩子以保护和家长改正的机会。在国外,虽然父母将婴儿遗弃于婴儿

安全岛的可以从轻处理,但不过是给家长自责和后悔的机会,并不是“政府代劳”。

反观国内却发生了变形走样,只接受不处理造成了责任错位。在接受弃婴的同时,若是相应的救济和执法不能跟上,则家长很难出现后悔与自责,“谁家的孩子谁家抱”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并因此加重公共救济的责任压力,造成婴儿安全岛无以承受之重。

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婴儿安全岛收养的孩子几乎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如此看来,这也是家长抛弃孩子的主要原因,并为婴儿安全岛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具体分析,弃婴的动机和成因复杂而多元,一是由于强制婚检制度取消,一些父母科学生育素养不足,优生优育的状况不理想;二是医疗保险的政策倾斜度不够,生育之

后的治疗成本过高,从而催生了“人性之恶”;三是法律知识普及不够,一些父母对于弃婴的法律责任缺乏认识。

有人认为,婴儿安全岛的行为属于情与法的纠结,原本两者之间并不构成冲突,但由于公共管理机构在强化道德的同时,弱化了对法律责任的履行,从而才出现了行为上的偏差。婴儿安全岛所带来的尴尬正在于此,若不能解决弃婴背后的诱因,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给予全面治理,那么“弃婴”和“救助”之间就会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行为也很难得到规范。

要化解时下的尴尬需要多方入手,但如何从源头上减少和遏制弃婴的行为,才是婴儿安全岛存在的真正意义。某种意义上讲,婴儿安全岛无以承受之重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检验。 堂吉伟德

网络监督
是权力“带电的笼子”

登录佛山市南海区行政服务中心网站,点击进入“三单专栏”,负面清单、准许清单、监管清单清晰可见。这是省内、国内首创的“三单”管理模式。运用“网络倒逼”监管权力。“这是带电的笼子,如果触电,就会受到追究。”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邓伟根说。

(3月16日《南方都市报》)

把网络比喻成“带电的笼子”,邓伟根的形容是到位的。在一个信息发达的社会,在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我们的政府机关就要学会利用网络这个载体,让网络成为带电的笼子,把“权力的老虎”扔进去。

网络这几年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捕风捉影的事情不断,道听途说的事情也不少,但不得不承认,网络也作为作风的转变、腐败的查处,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就需要政府机关巧妙地运用这个载体。用好了,它就能造福社会。

佛山市推行的“三单专栏”网络平台,就是把“权力的老虎”放入“网络的笼子”。负面清单是什么?准许清单是什么?监管清单是什么?老百姓打开网络一目了然。在知道了这些清单的具体内容之后,老百姓才能更好地帮助政府监督权力,监督官员。

建设一个清正廉明的政府,打造一支风清气正的队伍,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期盼,是人民的期盼,我们有必要为共同的期盼找一个透明的监督方法。如果把权力仅仅让自己知道,老百姓就无从监督。

雷政富缘何能够浮出水面?杨达才缘何能够显出真相?房叔们为何能露出尾巴?答案是百姓的监督,是网络的透明。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监督权力,监督官员,需要全民行动。对于违法乱纪的行为,有关部门再怎么尽责,也无法让目光扫描到每一个角落。而民众是众多的,是痛恨腐败的,是监督权力、监督官员最好的志愿者和义工。他们不需要工资,也不需要奖励,需要的是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这样看来,把“权力的老虎”关进“网络的笼子”,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不过,要想真正让权力透明,放进网络笼子里的还不能仅仅停留在负面清单、准许清单、监管清单上,还要进一步扩大范围:比如民众关心的官员房产,比如民众关切的官员亲属就业。这些也需要一起投放到网络这个“带电的笼子”里。

当笼子因为民众的可见而变得透明时,它才是带电的,权力、官员就会有所畏惧,因为谁也不愿意触电身亡。 郭元鹏

观点
纵深

超负荷不应成为安全岛暂停的理由

婴儿安全岛自面世以来,虽然始终存在“纵容弃婴”的杂音,但主流声音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以人为本的选择,给生命以最大尊严,是值得点赞的善举。即便是有着如此高大上的赞誉,但广州有关方面作出暂停运行的决定,却仅仅是因为“不堪重负”。

各地设立的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弃婴,约99%都是病残儿童。婴儿被遗弃的原因主要是家庭无法承受昂贵的医疗费,无法承受呆傻孩子将来的特殊教育费用,很多家庭担心因病致贫。这一方面折射出弱势儿童权益保护的短板,另一方面也道出了一个沉重现实:在短期内很难完全杜绝弃婴现象的发生,即便弃婴已经被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设立婴儿安全岛,从根本上说,是对这种短时间内无法消除的违法行

为,进行可能的、间接的、社会性的补救。

或许应该正视广州所面临的“重负”,但这种所谓的“重负”是建立在与其他城市接收弃婴数量的相比上,以及捉襟见肘的运营能力上,并非某种不可承受之重的“重负”。从婴儿安全岛的存在价值来看,本就不应该把经济压力作为退缩的理由,这看上去是对生命尊严的亵渎。这样的运营逻辑显然是缺乏人性和温度的。

而且,根据广州市福利院院长的分析,广州之所以出现“不堪重负”的弃婴数量,这与广州所处的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密切关联。这一方面既说明婴儿安全岛在广州的极端必要性,同时也说明“欠账”的是相关部门对儿童福利保护的投入。到底要不要建,建多少安全岛?可参考的依据不应该是其他城市,也

不是自诩自说的“广州市福利院居室及床位已经饱和”,而应该是从“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入手。也就是说,广州婴儿安全岛的不足,是不适当地现实情况的。有关部门所要做的是,不是要去暂停婴儿安全岛,而是应该建设更多的婴儿安全岛以匹配当地需要。

遗憾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广州市福利院自称“已取得了初步较为丰富的试点经验,达到了开展试点工作的目的”,但是在接下来的工作安排中,并未看到对弃婴安全岛进一步加强建设。无论其在“集中精力认真做好接收弃婴的护理、治疗及分流、收养工作”方面,做得有多出色,如果不能在弃婴保护上做到真正的良善和以人为本,试点工作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成效。 高亚洲